

水浒一百零八将故事

机密军师之二

公孙胜
朱武

王远
编写

一百零八将

水浒

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《水浒传》一百零八将故事④

水浒一百零八将故事④

机 密 军 师 之 二

王 远 编写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209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水浒一百零八将故事/张金方主编.——北京:北京燕山出版社,1996.12

ISBN 7-5402-0765-5

I. 水… II. 张… III. 故事-儿童文学-中国-当代 IV.
128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6)第 18946 号

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 36 号)

(邮政编码:100007)

新华书店经销

河北涿水华艺印刷厂印刷

※

※

※

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 108 印张 2500 千字

1996 年 11 月第一版 1996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※

※

※

印数:1-15000 册

定价:126.00 元

《水浒一百零八将故事》编委会

主 编：张金方

副主编：张根芳 宋 全

编 委：张金方 张根芳 宋 全

欧阳青 李 英 倪公强

高宏凡 张哲生 陈少发

张笑君 安全贵 李永年

刘俊龙 韩国纲 张 宁

目 录

入云龙 公孙胜

- 一、七星聚义议打劫 (1)
- 二、冈上智取生辰纲 (6)
- 三、戴宗巧夺公孙胜 (21)
- 四、公孙斗法高知府 (32)
- 五、受招安宋江破辽 (39)
- 六、入云龙泪别回寺 (53)

神机军师 朱 武

- 一、拜识九纹龙 大闹华阴县 (62)
- 二、英雄归水泊 好汉举义旗 (67)
- 三、梁山受招安 神机败辽兵 (71)
- 四、大破六花阵 攻下昱岭关 (79)

入云龙 公孙胜

公孙胜，道号一清先生，蓟州人氏，自幼好习枪棒，又学得一家道术，能呼风唤雨，驾雾腾云，江湖上称其为“入云龙”。他遵师父罗真人之命助宋江克敌，大展神威，每每得手，为宋江帐中不可缺的副军师。后公孙胜依师嘱款款回寺。

一、七星聚义议打劫

吴学究劝说阮氏三兄弟后，带着阮氏三兄弟离开了石碣村，直奔晁家庄。晁盖和刘唐早在庄前老槐树下恭候了。晁盖见到阮氏三兄弟，心中窃喜：“阮氏三雄名不虚传，且到庄里叙话。”

吴学究吴用、晁盖、刘唐，还有阮小二、阮小五、阮小七一行6人来到晁盖家后堂，分宾主坐定。晁盖大喜，便叫庄客宰杀猪羊，安排烧纸。阮家三兄弟见晁盖气宇轩昂，语言洒落，齐声说道：“我们最喜欢结识好汉，原来只在此间。今日幸亏吴学究相引，才能有此幸会。”6人边喝边说，直至半夜方休。

次日天晓，6人去后堂前面列了金钱、纸马、香花、灯烛，摆了昨晚煮的猪羊。众人见晁盖如此志诚，尽皆欢喜，个个

说誓道：“梁中书在北京害民，诈得钱物，却去东京与蔡太师庆生辰，此一等正是不义之财。我等6人中谁有私意，天地诛灭，神明鉴察。”6人都发了誓愿，烧化纸钱。

六位好汉，正在后堂散福饮酒，只见一个庄客报说：“门前有一个道人要见保正化斋粮。”晁盖说：“没有看见我正与客人饮酒，你就给他三五升米便是了，何须来问我。”庄客汇报说已经化米给他，他不肯要，只要面见保正。晁盖有些不耐烦了，说：“你再多给他些米。你就说我正在请客人饮酒，没有时间见他。”庄客去了多时，又回来汇报说：“那人自称是一清道人，不为钱米而来，只要求见保正一面。”晁盖又是心烦，说：“你告诉他，我今日实在没工夫，叫他改日再来。”庄客说：“我已经这样说了，那个先生说，‘我不为钱米斋粮，闻知保正是个义士，特求一见’。”晁盖火了，说：“他若赚少，就给三四斗。你去就是了，不要再来打扰。”

庄客悻悻而出，不到半个时辰，庄门外热闹非凡。另一个庄客飞也似地来报：“那道人发怒了，十来个庄客被他打倒了。”晁盖听后不觉一惊，便对吴用几个说：“众位兄弟少坐，晁盖自去一看。”说完，径直奔庄门外。

庄门外那位自称一清道人，不是别人，正是人云龙公孙胜。公孙胜身長八尺，道貌堂堂，生得古怪。头绾两枚蓬松双丫髻，身穿一领巴山短褐袍，腰系杂色彩丝绦，背上松纹古铜剑。白肉脚衬着多耳麻鞋，锦囊手拿着鳖壳扇子。八字眉，一双杏子眼，四方口，一脸络腮胡。此刻，公孙胜一边打庄客，一边骂道：“真是不识好人。”他这一着分明是打狗给主看。晁盖见了，忙说：“先生息怒，你来寻晁盖保正，无非是投斋化缘。他们已经给了你米，为何还要如此？”公孙胜

放了庄客，住了手脚，仰天大笑道：“贫道不为酒食钱米而来，我视黄金如粪土。今日来寻保正，有话要说。实乃村夫无理，谩骂凌辱贫道，因此光火打人。”晁盖一听，火气稍减，说：“你可认识保正？”公孙胜说：“只闻其名，不曾会面。”晁盖自报山门：“我就是保正，你有话就说吧。”公孙胜心中暗喜，看了看晁盖说：“保正休怪，贫道稽首。”晁盖更是满面春风，热情邀道：“先生少请，到庄里拜茶如何？”公孙胜说：“多谢了。”两人走进庄里。吴用见公孙胜进来，就和刘唐、阮氏兄弟一起回避了。晁盖和公孙胜到后堂用完茶，公孙胜说：“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，还有什么地方可坐？”晁盖听罢，知道有私话要说，便和公孙胜到了一个小阁内，分宾主坐定。晁盖抢先说话：“不敢拜问先生高姓，贵乡何处？”公孙胜也就直言不讳了：“贫道复姓公孙，单名一个胜字，道号一清先生。小道是蓟州人氏，自幼好习枪棒，学成武艺多般。人们叫我公孙胜大郎。又因为学得一家道术，亦能呼风唤雨，驾雾腾云，江湖上都称贫道为人云龙。贫道久闻郓城县东溪村晁保正大名，无缘不曾拜访。今有十万贯金珠宝贝，专送与保正，作进见之礼。未知义士肯纳受否？”晁盖大笑道：“先生所言，莫非北地生辰纲吗？”公孙胜听后暗暗一惊，脱口而出：“保正何以知之？”晁盖故作姿态道：“小子胡猜，未知合先生意否？”公孙胜见与自己想法不谋而合，十分高兴地说：“此一套富贵，不可错过。古人有云：‘当取不取，过后莫悔。’不知晁保正心中如何？”

正当公孙胜和晁盖说得十分投机时，只见一个人从阁子外抢将进来，劈胸揪住公孙胜说道：“好呀！明有王法，暗有神灵，你如何商量这种勾当，我听得多了。”此刻，公孙胜

面如土色，半晌说不出一句话来。真是机谋未就，怎奈窗外人听；计策才施，又早萧墙祸起。

揪住公孙胜的是何许人？正是智多星吴用。晁盖笑道：“休慌，且请相见。”此刻，公孙胜才深深地舒了一口气。吴用和公孙胜行礼之后，说：“江湖上久闻人说入云龙公孙胜一清大名，不期今日此处得会。”晁盖指着吴用对公孙胜说：“这位就是智多星吴学究。”公孙胜听后甚喜，便对吴用说：“久闻江湖上多人曾说加亮先生大名，岂知缘法却在保正庄上得会。只是保正疏财仗义，以此天下豪杰，都投门下。”晁盖乐不可支地说：“还有几个相识的在里面，一同到后堂相见。”

晁盖、吴用、公孙胜一同来到后堂，与刘唐、阮小二、阮小五、阮小七一一相见了。正是：金帛多藏祸有基，英雄聚会本无期。一时豪侠欺黄屋，七宿光芒动紫薇。

吴用、公孙胜等6人异口同声地说：“今日此一会，应非偶然，须请保正哥哥正面而坐。”晁盖说：“我是个穷主人，怎敢占上。”吴用说：“保正哥哥年长，应当上坐。”晁盖经吴用这么一说，也不便推辞，就只得坐了第一位，吴用坐了第二位，公孙胜坐了第三位，刘唐坐了第四位，阮小二坐了第五位，阮小五坐了第六位，阮小七坐了第七位。位置坐定后才聚义饮酒，重整杯盏，再备酒肴，众人饮酌。

等酒酣时，吴用道：“保正梦见北斗七星坠屋脊上，今日我等7人聚义举事，岂不应天垂象！此一套富贵，唾手而取。前日所说请刘兄去探听路程从哪里来，今日天晚，明早便请登程。”公孙胜听后，不紧不慢地说：“这一事不需去了。贫道已打听到，知道他们往黄泥冈的路上走。”晁盖说：“黄泥岗东十里路，地名安乐村，有一个闲汉，叫做‘白日鼠’白

胜，也曾来投奔我。我曾资助过他盘缠。”吴用说：“北斗上白光，莫不是应在这人？自有用他处。”一直只是洗耳恭听的刘唐，此刻也插嘴了：“此处距黄泥冈较远，何处可以容身？”吴用说：“只这个白胜家便是我们安身处。我们正要用白胜帮忙了。”晁盖说：“我们打算软取还是硬取？”吴用笑了笑说：“我已安排好圈套了，只看他们来的阵势情形，力则力取，智则智取。我有一条计策，不知中你们意否？”吴用接着把他的妙计如此这般地细说了一遍。晁盖听了大喜，竟手舞足蹈起来，连连说：“妙计，妙计。不枉了称你做智多星。果然赛过诸葛亮。”吴用十分谨慎地说：“常言道‘隔墙须有耳，窗外岂无人。’这只能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。”事已到此，晁盖又说：“阮家三兄弟且请回归，至期来小庄聚会。吴先生依旧自去教学。公孙先生和刘唐，暂住我庄里。”一切安排就绪后，各自去客房歇息。

二、冈上智取生辰纲

话说杨志受梁中书的重托，押送生辰纲。杨志虽号称“青面兽”，但也粗中有细。他知道途中无水路，全是旱路，要经过紫金山、二龙山、桃花山、伞盖山、黄泥冈、白沙坞、野云渡、赤松林，方能到达东京。这几处都是强人出没的地方，一不小心，生辰纲便有遭劫的可能。他早起五更，在府里把担仗都摆在厅前，共 11 担，挑了 11 个健壮的厢禁军，都打扮成脚夫。杨志戴上凉笠儿，穿着青衫子，踏了缠带行履麻鞋，挎一口腰刀，提条朴刀。老都管也打扮成客人模样，两个虞侯假装做跟的伴当。各人都拿了朴刀，又带几根藤条，梁中书付与了扎付书呈。一行人都吃饱了，在厅上拜辞了梁中书。

杨志和谢都管、两个虞侯监押着一行 15 人，离了梁府，出了北京城门，取大路向东京进发。此时正是五月半天气，虽是晴空万里，但酷热难行。

杨志这一行人要赶 6 月 15 生辰，只得在路上行走。自离了北京五七日，每天起五更，趁早凉快些就走，日中热时便歇。

五七日后，人家渐少，行路又稀，一段段都是山路。杨志却要辰牌起身，中时便歇。那 11 个厢禁军，担子又重，无有一个稍轻，天气热了行不得，见着林子，便要去歇息。杨志赶着催着要行。如若停住，轻则痛骂，重则藤条便打，追

着他们走。两个虞侯虽只背些包裹行李，却走得气也喘不上来。杨志责怪他们道：“你们两个真的误事，这难道就是我一个人的事，你们不替我打他们，却自己在背后慢慢地走。”虞侯道：“不是我两个要慢慢走，其实是热得走不动了，故此落后了。前日只是趁早凉走，如今怎么这么热也还要赶路？”杨志道：“你这是屁话。前几天走的都是平坦地面，如今走的是山路，若不是白天赶过去，谁敢五更夜走。”两个虞侯嘴里不说，肚中暗骂道：“你这个动不动就骂人的东西！”

杨志提了朴刀，拿着藤条，自去赶那些挑担的人。两个虞侯坐在柳树下荫，等着老都管来。两个虞侯道：“杨志那个人，大不了是我们相公门下的一个提辖，就这样神气了。”都管道：“这是相公当面吩咐的，不要和他一般计较。”

当日行到申牌时分，寻得一个客店里歇了。那 11 个厢禁军汗如雨注，气喘吁吁。对老都管道：“我们不幸做了军健，谁知又被差出来。这般大热的天气，又挑着重担，这两日又不趁早凉走，动不动用藤条打来，都是一样的父母皮肉，我们怎能受得了这种苦。”老都管道：“你们不要怨恨他，到了东京，我会赏你们的。”众军汉道：“如果都像老都管这样看待我们，就没有怨言了。”这样又过了一夜。

次日天色未明，众人起来，都要趁凉起身走路。杨志跳起来骂道：“都睡下，听我吩咐。”众军汉道：“趁早不走，日里热时怎么走得动？走得慢了，你又要打我们。”杨志大骂道：“你们懂得什么？”说完拿了藤条要打，众军汉忍气吞声，只得睡了。当日直到辰牌时分，慢慢地起身，吃了饭走，一路上赶打着，不许投凉处歇。那 11 个厢禁军口里喃喃讷讷地埋怨，两个虞侯在老都管面前絮絮聒聒地唠叨。老都管听了也

不在意，心内也不是滋味。

这天正是六月初四，天气未及晌午，一轮红日当天，没半点云彩。古人有八句诗道：“祝融南来鞭火龙，火旗焰焰烧天红。日轮当午凝不去，万国如在红炉中。五岳翠干云彩灭，阳侯海底愁波竭。何当一夕金风起，为我扫除天下热。”

当日行的路，都是山僻崎岖的小路，南山北岭，却监着那 11 个军汉。约行了 20 余里路程，那军人们思量要去柳树荫下歇凉，被杨志拿着藤条打骂，喝道：“快走，谁叫你歇的。”众军人看那天时，四下里无半点云彩，热得实在让人受不了。

当时杨志催促一行人在山中僻路里行，看看日色当午，那石头上热了，脚疼得走不动。众军汉道：“这样热的天气，怎能不晒死人。”杨志喝着军汉道：“快走，赶过前面冈子去再说。”正行之间，前面迎着土冈子。众人看这冈子，只见：顶上万株绿树，根头一派黄沙。嵯峨浑似老龙形，险峻但闻风雨响。山边茅草，乱纷纷攒遍地刀枪；满地石头，磳可可睡两行虎豹。休道西川蜀道险，须知此是太行山。

当时一行 15 人奔上冈子来，歇下担子，那 14 个人都去松树荫下睡倒了。杨志道：“苦了，这是什么样的地方，你们却在这里歇凉，起来快走。”众军汉道：“你就是把我们砍成七八段，我们也不能走了。”杨志拿起藤条，劈头盖脑打去，打得这个起来，那个又睡下去了。杨志无可奈何。

只见两个虞侯和老都管气喘急急，也爬到冈子上松树下坐了歇息。看见杨志打那些军健，老都管说道：“提辖，实热了走不得，休见他们罪过。”杨志道：“都管，你不知道，这里是强人出没的去处，地名叫做黄泥冈。平常太平时节，白天也有人出来抢劫，不要说这大热天，谁敢在这里停脚。”两

个虞侯听杨志说了，便道：“我听你说过好几遍了，只管用这些话来吓人。”老都管道：“干脆就让大家歇一歇，过了中午就赶路。”杨志道：“连你也替他们讲话了，如何使得，还是下冈子去。七八里路地面都没有人家，谁敢在此歇凉。”老都管道：“我一个人独自坐会儿，你先叫他们走吧！”

杨志拿着藤条喝道：“谁不肯走，就打 20 棍。”众军汉一齐叫了起来，其中一个道：“提辖，我们挑着百十斤重的担子，不比你空手走路，你真是不把我们当人看了。就是相公他亲自来监押，也容我们说一句话。你真的不知疼痒，只顾逞辩。”杨志骂道：“这畜生不气死我，我只是便打了。”说完拿起藤条，劈脸便打去。老都管喝道：“杨提辖，且住，你听我说，我在东京太师府里做奶公时，门下官军见了上千百万，都向着我喏喏连声。不是我口栈，量你是个遭死的军人，相公可怜抬举你做个提辖，比得芥菜子大小的官职，只知道逞能。休说我是相公家都管，便是村上的一个老人，你也要听我劝一劝。只顾把他们打，是何看待？”杨志道：“都管，你是城里人，生长在朝府里，哪里知道路途上千难万难。”老都管道：“四川、两广我也曾去过，不像你这样不近人情。”杨志道：“如今不是太平时节。”都管道：“你说这话，该割口舌，天下哪里不太平？”

杨志正想回话，这时只见对面松林里影着一个人，在那里探头探脑张望。杨志道：“你们不信，坏人来了。”杨志扔下藤条，拿了朴刀，赶入松林里喝一声道：“你这人好大胆，怎敢偷看我们的行货？”正是：说鬼便招鬼，说贼便招贼，都是一家人，对面不能识。

杨志赶来看时，只见松林里一字儿摆着七辆江州车儿，七

个人脱得赤条条的在那里乘凉。一个老大一搭朱砂记，拿着一把朴刀，往杨志走来，七个人一齐叫一声“啊也”，都跳了起来。杨志喝道：“你们是什么人？”那七个人道：“你们是什么人？”杨志又问道：“你们莫不是活人？”那七人道：“你颠倒黑白了。我们是小本生意人，哪里能有钱给你。”杨志道：“你们是小本生意人，难道是说我真有大本钱。”那七人问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？”杨志道：“我问你们是做什么的？”那七人道：“我们兄弟七个是济州人，贩枣子上东京去，正从这里经过。听说这黄泥冈上时常有贼打劫客商，我等一面走，一面自己对自己说‘我们七个人，只是一些枣子，没有别的财宝’，就只顾过冈子来。上得冈子，挡不住这大热天，就在这林子里歇一歇，等天晚了凉快一点再走。我们听得有人上冈来，只怕是坏人，因此派个兄弟出来看一看。”杨志道：“原来如此，也是一般的客人。刚才你们有人探望，唯恐是坏人，因此赶来看一看。”那七人道：“客官请拿几个枣子去。”杨志道：“不必。”说完提了朴刀，再回担边来。

老都管道：“既是有贼，我们休去。”杨志道：“我以为是贼人，原来是几个贩枣子的人。”老都管道：“像你刚才说的，他们都是没命的。”杨志道：“不必取笑，没事情就好了，你们且歇一会儿，等天凉了就走。”众军汉都笑了。杨志也把朴刀放在地上，自去一边树下坐了歇息。

没半碗饭时，只见远远的一个汉子挑着一副担桶，唱上冈子来。他就是白胜。听他唱道：“赤日炎炎似火烧，野田禾稻半枯焦。农夫心内如汤煮，公子王孙把扇摇。”白胜口里唱着，走上了冈子，在松林里歇下担桶，坐在地上乘凉。众军看见了，便问白胜道：“你桶里是什么东西？”白胜道：“是白

酒。”众军汉：“挑往哪里去？”白胜道：“挑到村里去卖。”众军道：“多少钱一桶？”白胜道：“五贯足钱。”众军商量道：“我们又热又渴，何不买些吃，也解暑气。”

众军汉正在那里凑钱，杨志见了，喝道：“你们又做什么？”众军汉道：“买碗酒吃。”杨志调过朴刀便打，骂道：“你们不听我的话，胡乱便想买酒喝，好大胆。”众军汉道：“我们自己凑钱，管你什么事，也来打人！”杨志道：“你们懂得什么，全不知道路途上的勾当艰难，多少好汉，被蒙汗药麻翻了。”白胜听了，看看杨志冷笑道：“你这客官当真不分深浅，我又不卖给你吃，你怎知道我的酒里有蒙汗药？”

这边正在松树林里闹动争论，那边公孙胜、吴用、晁盖他们心里已经明白，便提着朴刀从松林里走出来。公孙胜问道：“你们在闹什么？”白胜道：“我挑这酒过冈子到村里去卖，因为天热，在这里歇会儿，他们要买我的酒，我又没有卖给他们，这个客官说我的酒里有蒙汗药，你们说好笑不好笑，竟说出这样的话来。”

公孙胜他们听了，就说：“原来是这样，我们还以为有坏人出来了。话说了也就说了，大家都不要计较。他们不放心的话，就先卖给我们一桶喝，我们不疑心。”白胜故作神态，假装不肯卖，道：“不卖，不卖。”公孙胜他们又道：“你这个做买卖的也真不明白，我们又没有说你，你反正要挑到村里去卖。我们也给你钱，就卖一桶给我们，给我们解解热。”白胜道：“卖给你们一桶没关系，只是他们说话太难听。我这里没有瓢舀酒吃。”公孙胜他们道：“你这人也真是噜嗦，听不得坏话。好了，我们自己这里有瓢子。”公孙胜就叫他的手下两个人到车子那边拿来两只瓢子，一个捧出一大捧枣子。七

个人走到桶边，开了桶盖，轮换着舀桶里的酒，用枣子过口。不多时，一桶酒就喝光了。

公孙胜道：“还没有问要多少钱哩。”白胜道：“我不说价，五贯足钱一桶，十贯一担。”公孙胜道：“五贯就五贯，也就不还你的价了。但是，另外一桶里要让我们一瓢。”白胜急了起来说：“不能让的，说好价是不能补舀一瓢的。”公孙胜手下的人，一个付给白胜酒钱，一个打开另一酒桶盖，舀了一瓢，拿了就吃。白胜去夺时，那人手拿半瓢酒，就往松林跑，白胜追了过去。这时，公孙胜这边的又一个拿了瓢子，往桶里舀了一瓢酒。白胜看见了，就一把夺过那只瓢子，往酒桶里一倒，便盖紧了桶盖，将瓢扔在地上，道：“你这个人真不是君子，竟这般下作相。”

这里的一切，众军汉都看见了，心内就痒痒起来，更觉得口干唇焦，就对老都管道：“老爷爷替我们讲一句，那些卖枣子的客人喝一桶，不见有事，我们也买一桶吃吧，解解口渴。”老都管听了，自己也口干得要命，也想买碗解解口渴，就对杨志道：“那些贩枣子的客人已经买了一桶喝了，另一桶就让我们买下来。让军汉们解解口干，避避暑气。”杨志听罢，心想：“我看那些卖枣子的喝了一桶，也没有什么事，就买下另一桶吧。”想到这里，杨志道：“既然老都管说了，那就叫他们买了喝吧，喝了就上路。”

众军健听了这话，凑了五贯足钱来买酒喝。白胜故卖关子道：“不卖了，不卖了，这酒里有蒙汗药。”众军汉陪着笑脸说道：“说过的话你就不要再计较了。”白胜道：“不要纠缠了，不卖就是不卖。”公孙胜见状，见机行事，道：“他们说过的话，你不要老放在心里，既然他们要买，你就卖给他们。”